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散文組 優異獎

〈密雲不雨〉

張穎儀

「馳驚身心，沉溺外物，終生不得回返。」打開書本，迷走文字，是否如莊子嚴苛指斥般逃避一時萬劫不復？或，讀書是一把回力刀，奮力一擲，歷經別人虛構的半真半假情感流自己的淚哭笑一場，反躬自省了，才有力量回歸自己？日本作家堀江敏幸的《曇天記》是一本隨筆，沒有甚麼起承轉合，都是日常，日子一頁一頁地翻過去，似乎抓住了甚麼又好像一場空。京都出身的畫家竹內栖鳳曾經說過，日本畫不講究光，就算有，也只是稀微薄光，是的，《曇天記》雖雲厚不雨，黝中卻有光瀰漫。第一次讀這本書，人在京都。天空也是黯淡，灰綠的厚雲像一塊放壞了的魚腹黏濡在我的頭頂，欠了冬陽的京都更是濕冷，我急步衝入圖書館在書架之間逡巡，忽見一男子托起相機偷瞄天花板咔嚓咔嚓快拍了。我好奇順着他的視線看，他看的是圖書館舊貌圖，我則順勢，目光掃過書架，發現這本書。

作者說，不論白天還是深夜，要在人蹤稀少的街道上遇上伶仃的自動販賣機投幾個零錢買些甚麼都是億劫。就有這麼一次，工作累了，他刻意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挑了一條平時不會走的路回家，腳步開始不辨方向的時候，遠遠看見一台自動販賣機夾在兩幢矮樓之間，旁邊還挨着一尊纏上紅圍巾的地藏菩薩。他忽然起意，想給菩薩也買一罐溫熱咖啡，卻怕投幣的咔鏘幾聲，又怕咖啡罐掉下來的轟隆巨響，在差不多只聽到自己呼吸聲的寒夜，會驚擾周邊近乎寂滅的幽暗。

有一段時間，我遷到一個連天台的房子，房子只有三層，所以，站上天台也看不遠，迫不得已偷窺人家洗衣服吃飯甚至吵架。天台縱橫伸展幾支魚骨天線，陽光潑下來的時候，它們的影子像秋盡的枯枝，若遇天色昏混，它們就是一堆亂針，戳着我那些被放大的憂鬱。我在家與天台之間上上落落，熟識的幾級樓梯卻走得筋疲力竭。不知道為甚麼，我總是拿着手機上天台，想像電話接通了，想像你身處的地方也有我這裏的光，想像你會想着我。你逆光向我走來，我怕驚擾這塊深淺不一的黑。

梅雨的天空厚重，雲，紋風不動，不讓人有想像光的餘地。在陰雲密佈的天空下，作者說，總覺得有一雙眼睛盯着自己。層疊密雲不論顏色不論皺褶，都跟大腦皮質相似。那些蜿蜒曲折如小蛇的溝紋，溝中有光，折射了積澱記憶裏的如污泥似的東西，深藏的都被顯露了。作者說，某個清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晨，他看見天空有一塊黑色的幡乘風鼓動，扑哧扑哧，一直晃不停。

有一年，我計劃好上日本高野山，寺院的宿坊都訂好了，我卻打電話取消。忽然害怕寂寞，想像獨宿寺院彷彿會讓自己身體的某部分死去想像自己會被那絕對的神聖照見內裏亂七八糟三世心事糾纏太紛雜，到頭來又得花力氣把真相掩蓋裝作若無其事。是的，也是梅雨，我因為如縷的雨水打了退堂鼓，選擇繼續擠在遊人之間敷衍被不慎打開的陰鬱，我低頭，卻清晰聽到那塊黑幡被狂風吹到撲撲亂響。差不多每天早上醒來，空氣都是一張打濕了的宣紙，我三翻四次順着京都鴨川走，河水是流動的灰摻紺，曖昧不明如一筆落皴。我推一推眼鏡，分不清是鏡片蒙了水氣還是河上煙霧瀰漫，我想凝視卻難聚焦，聽覺倒是變得敏銳，綿密細雨急促打在傘上，我似被密閉在一框雨聲中，雨聲有塵，啪嗒啪嗒墮落，震耳欲聾。我腳步未停一直走走到生出錯覺，以為不斷向前的只有河水，我依然留在起點。

我從小就怕被困。上幼稚園媽媽送我到校門，我就是死都不肯鬆開她的手，旁人以為為我捨不得媽媽手心的溫暖，其實我怕學校的種種規矩，又得裝乖又要被馴服不然挨罵或被歸類為「頑劣」「不合群」。於是我，一直逃跑，跑到最後，才發現不過是從一個框跳進另一個框罷了，走與不走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逃與不逃，其實無關宏旨。也許我由此至終都在原地，每走一步的那一個瞬間都已然靜止。鴨川的天空有疏密不定的灰，有時候會突然綻開一塊白，此白乃黑，那高空黑色的幡是我視線的盲點。

作者說，從幹線道路拐向橫街，在住宅區一角就有一框數了礫石的停車場停車場一隅，有一棵伶仃細長的無花果樹，樹上星佈紫色小拳頭般的果實。作者又說，他昭和時代的童年暑假，在鄉間度過，也遇上一棵無花果樹，他只要伸手一擰就得一顆柔軟果實，不洗了，直接用手指戳破兩半，吃得滿口都是顆顆粒粒的籽，指尖的觸感超越了味覺。狀如倒轉熱氣球似的無花果被掰開了，如恰巧路過的貓眼睛，水靈靈。

水靈靈，是霎霎朱砂雨，只能積蓄不可張揚。

我在京都大德寺晃悠，沒有刻意進入大小庭院參觀，就在高高低低的牆垣外探頭探腦，偶然牆內傳來婦人溫柔靜謐的笑聲，又有誰在誦經了或是僧人或是善男子善女人，間隔了長短不一的距離，聽起來都成了耳語。刷白的矮牆是一道直立的河流，流動的是牆內外行人的心思。一塊濃稠的綠從牆內往外流瀉成蔭，微微抬頭，原來是石榴樹，果實如爍炎如流火，把枝葉都壓成俯伏的姿勢，急不及待要被攫獲。我坐在木椅上休息，一對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老夫婦在旁。老婦給丈夫遞上手帕，待他抹完額頭的汗水，隨即送上一瓶水，然後是一團甜糕，動作純熟密不透風，過程只有不經意的指尖觸碰。這溫柔的手勢不動聲色尋常不過，卻超過了我負重的極限。日本和歌集《百人一首》蟬丸歌：「行人歸人歸人行人，來來去去，分離又重聚。舊識不識，離別再遇，離別了又再遇，這兒可是逢坂之關喔！」我們一輩子，到底曾在多少人的眼中閃過又被忘記？在網絡上，我們完全不相識又好像不盡是，只要按關注點了讚加為友，未曾真正見過面現實生活沒有交集，一 click，也就似乎連了線多了一點點關係，但這種種聯繫又是脆弱不堪一按，按個取消甚至拉黑，又回歸陌路各不相干。反反覆覆，自以為交遊廣闊其實從頭到尾，都只不過是自己一人發聲，聽到看到的不過是自己的回音與影子。忘了是哪位作家說過，人要活得爽快輕鬆，就要學會忘記，然後在幻想中讓自己重生，周而復始。

京都四條通和河原町那十字路口，我不知道經過多少次，但不論走過多少次，每次都有遲疑有點不辨方向。自問不是路痴，但縱橫交錯的人潮讓我錯覺被不斷推擠身不由己，不絕的人臉都成了單一色塊。歸人過客過客歸人，是緣但霎眼生滅，來不及記已經要忘，才一盞紅綠燈交替的時間。涅槃經：「夫盛者必衰，合會有別離。我在這異地的十字路口，走到對面燈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火煌煌的百貨公司門口，像昆蟲慕光般不由自主闖進去。有婦人軟癱似地坐在沙發上有年輕男子低頭專注手機屏幕有男人抱着小孩腳邊擱下購物紙袋有老嫗手執拐杖似是茫然盯着哪個時點有人興奮有人含蓄有張揚有默然，都在這門口進出交替。這是逢坂之關是多如沙數的關隘之一，任誰都匆匆懷抱各種那樣的心事離去了又回來或不回來。我一次又一次回來，站在你曾經經過的地方。我既是過客也是歸人，在某年深寒的黃昏，我站在那片如篝火的光中，左手插進大衣口袋，摸到一塊不知道甚麼時候藏着的糖，都融掉了不辨形狀。王爾德說過：「擺脫誘惑的唯一方法就是臣服誘惑。」無止境的思念一個人又不甘心更想擺脫那只能，臣服於思念。思念盡頭無內無外，最後無我，心亡即忘。蟬丸反覆吟唱，分離重聚重聚分離又重聚，我就是知道千山萬水，重聚無期。

「在秋夜田疇間有一粗陋狹仄茅屋，守田的我，夜復夜，露水濡濕了衣袖。」歌人貴為天皇也逃不過人生虛空無力感。從前燈火昏昧只靠月色星光抵抗黑夜，守田人日復日置身其中，萬籟俱寂，甚至連自己都變得混沌不明的時間，唯有夜露濕了衣袖，才刷了一點存在感。重覆的夜反覆的黯黹，生存是前這進還是只在原地打圈？某個除夕，我乘夜車從京都奔赴金澤。車上都擠滿趕回老家過年的人，大概只有我孤身離家遠走？頭枕窗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想看外面的黑暗，玻璃卻盛滿陌生的人影，包括我自己。我只好把臉湊近一些，好讓自己的影把車廂的光擋開。窗外都成了抽象水墨，垂下的屋檐是鳥的翅膀，我的裙子灌滿風像一隻落了帷的鳥籠。車子經過好幾個小城，心急的歸人匆匆上落，不小心跟別人的眼睛接上我不得已只好微笑點頭。我情願盯着車站那些白光燈，燈罩裏有撲火昆蟲的翅膀如一朵已然凋零的暗花。火車高速飛越田野，樹影都成了奔流的黑川，距離鐵道頗遠的地方有一點光，那光，有暈，是減筆的空間，沒有多餘的想像，只能身不由己嚮往那點光。昧明的夜，我獨在異鄉，渴望溫暖又拒絕熟識的相對，害怕跟自己的影相遇卻追逐光，甚麼時候開始，發現笑竟然與快樂無關？車窗外又是一個陌生的城，火車從緩到急把午夜僅餘燈火都梳成金色的索，綁得我好痛好痛。才畢業就匆匆結婚，不適應磨合妥協吵架動手報警和好，週而復始。我得定期抽離避走他鄉，才能暫緩不知是生理還是心理的頸痛。一方要長期低頭另一方則仰視，頸椎壓傷了。失衡的關係都差不多，短暫地拉開距離到最後直接銷聲匿跡。

又有一年，在京都的上賀茂神社晃遊，才下巴士就已經是滂沱大雨，急步走，鞋子浸滿雨水了，腳踏的碎石路沙沙作響。我的聽覺已然與現實世界隔斷。匆匆躡進檐下躲雨，看見一對新人冒雨舉行傳統和式婚禮，我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偷偷舉起相機，攝了兩人的黑白背影。我在神社境內乘雨亂蕩，不知不覺拐到一處陰冷異常的地方，樹木蒼蒼，枝葉交纏竟也擋了不少雨水，低頭一看一腳爛泥。仔細分辨，還夾雜大量新舊落葉，米樹色岱赭到金黃啡，堆積成一塊又一塊深邃泥窪，散發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味。那些該是腐葉土吧？無數偶然生滅之後，不由落葉的意志，純屬緣起墜落積澱，加上雨水及周遭環境本來就有的發酵菌，一大堆「偶然」開始自行發酵，完全無關人的意志。發酵後就成了腐葉土，是一片爛泥。這片爛泥哺育了一種日本孩子很愛的昆蟲，兜甲蟲，就是像戴上武士頭盔的那一種。

是的，這是「日常」，由多少不堪腐敗瘴濕搓揉而成。夜復夜孤身瑟縮在暗夜裏默默守田就是「日常」。歌人沒有直接描寫守田人的苦，無淚無聲，只剩下那段每夜都被露水沾濕的衣袖。是的，我選擇離婚，沒有痛苦也無話可說，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果，不過是「日常」，是歸去來兮是相遇後的離開。不過是密雲，終灑下霈霈盛雨，我也不過濕了一雙一路走來的鞋子。

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



雨雲與心態的描寫重複又糾纏，加上場景是詩意盎然的京都，文意滿是美麗哀愁。

文筆細膩，表現了剪不斷理還亂的哀婉心事，又適當地引入詩人的文章片斷，如調味料於食材，提昇了本文的寄意和抒情。

—李洛霞（黃珠華）女士

文筆精練，感情在壓抑中藏著奔放，反映了作者離婚後獨自一人的憂思。

—馮偉才先生



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

<https://www.hkpl.gov.hk/tc/extension-activities/page/280732/WinningResults.html>